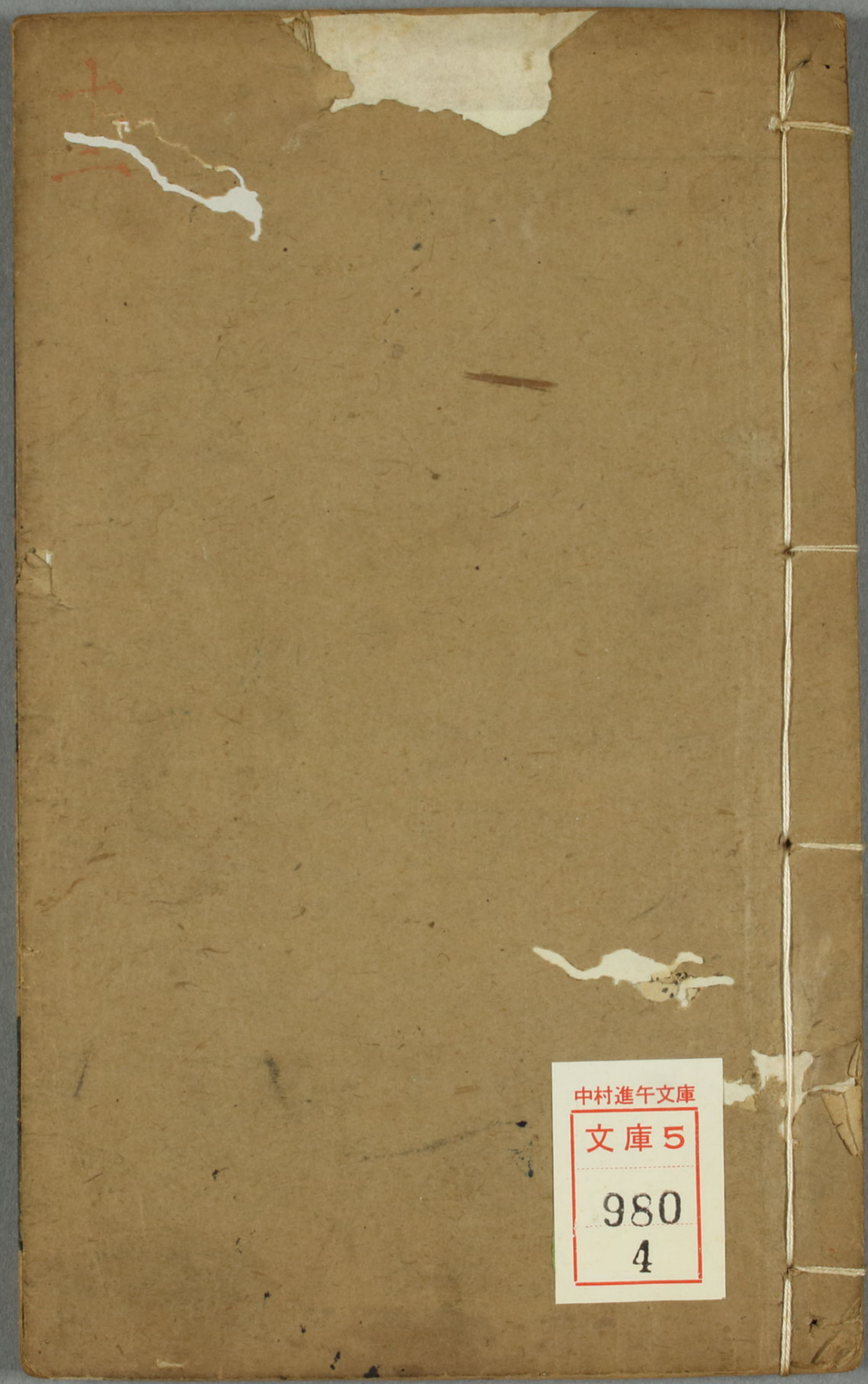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5
980
4

故中村進午博士記念圖書

細田藏書

聊齋志異卷十二目錄

司文郎　呂無病
崔猛　安期島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菴附寄生　褚遂良
公孫夏　級針
桓侯　粉蝶
錦瑟　房文淑

所藏部門番号 Hou III 57 7 百

所藏 HK 中村進文庫 9035 7

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村本天氏寄贈

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学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文庫5
980
4

聊齋志異卷十二

早稲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北屋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過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葛帽望之傀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屢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舁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

生居然上坐更不搖撼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荅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閧堂生慚忿軒眥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謾罵何以爲人王力爲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爲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歎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倖得之心卽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愜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

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遍日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荅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卽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夫生入堅請王作王框之生强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艴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傖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既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傖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過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傖疑其間醫者便請瘥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傖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傖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觀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傖嗅而領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腴間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

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
受之矣非歸朗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適領
一執未竟全劵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之作
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
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商再焚則作惡矣生
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
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
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
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

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
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剜我
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
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眞汝師也初不
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
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三日竟不
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
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已
則學益進當前蹴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

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肯之人王肅然起敬
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新桂
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之處王謝
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王一日
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
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憎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
鑄數箱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
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
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

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眞是命
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
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
友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
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
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徉狂
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糜於難歲歲
飄蓬幸相知愛故極方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
欲借長牘一抒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

王赤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
王核查劾鬼士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駿名已
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
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曹令聾僮署篆文運
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日忻忻而
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可文閻
羅稽簿欲以日學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
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櫛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
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
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此
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聾僧亦一鬼也
是前劾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聾彼自欲醫人
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扈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
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悉憮不食坐
令自噉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
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見
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兩中一
相酹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允天甚遠但潔身力行

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泣王視舍
後果生紫菌叅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
焉王歸痛自刻厲一夜夢朱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
憾殺一婢創夫祿籍全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
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
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
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與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為文未必盡無可觀
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嗔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

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
鼻辣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天殂悲不
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復室
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寒簾出年約十八九
衣服樸潔而徵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
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
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

復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非雜居賓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册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撿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會在房孫意少動暮匿室中女開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首承睫殷勤舔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提前撤爲女驚起

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蘤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孀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媪詰之荅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暮奴暫寄此耳媪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愛之納爲小妻世家論昏

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
終變愛無病許甚賢畧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
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已出兒甫三歲
輒離乳媪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
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
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
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詰之
嫗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邑果
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
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
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齟齬孫愚若之以故多獨宿婦又
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
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
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
媪來抱之不去強之猛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媪
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見終日啼婦
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來飲婦戒勿與日既
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見之棄水提襟數啕不止

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見聞聲輟湯一躍遂絕無病大
哭婦怒曰賤婢醜態笞以見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
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
滌詰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
溫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
棄之活也共撫之媼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
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媼慮其纖步爲
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媼力奔始能及約二
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甲家倚門待
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
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
矣疑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
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
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柯末
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爲夢喚從人共視
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
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媼
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舂中頰頰破血流披髮嗥叫而

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提還杖撻無數衣皆著縷傷痛不
可轉側孫命昇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
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
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
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
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懼
齪教官勅案傷天害理之錢以悅人癰疽者耶此等乞
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
朋好為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

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
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固憶無病言逃於
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
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見漸平復相見各喜
載與俱歸兒望見父驀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
盛氣奔出將致詬罵見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
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悲曰不
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
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

孀乃備施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
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産一男交手於頂而
死之孫益愈復出婦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
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
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
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孀適
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孀歸告
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嫂姒頗厭
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兒議厚其奩妝
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
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
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率衣復跪之孫固
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
虎狼再求離邊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
語則語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
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
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憶之耶孫
乃熒背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許援欲得其

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
信妾藏有此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
就燈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
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
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
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
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
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
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覩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

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詢訊
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
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
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
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見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
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
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憐愛之婦每
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
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

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
異香滿室既斂香始漸滅

異吏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
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
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
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
有所犯輒詈拳毆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
至十六七强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
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强扶弱
不避怨嫌稍迕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毒盛怒無敢勸
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謔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
輒忘北鄉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
詬厲萬端聲聞四隣崔怒踰垣而過鼻耳脣舌盡割之
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慰配以少婢事乃寢
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
周亦哭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

途之僧勿識而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饕飽
之過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曰郎君多凶橫之
氣宜歸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
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
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
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免之
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
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
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
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
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
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
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
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
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拂觀者寒途畏不得進崔
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
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
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責

數千積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
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刻逼立無
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
呼曰嗜又欲爾耶崔乃止既乎而歸不語亦不食九坐
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荅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
旦次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
懵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搶屏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
甲於牀上剖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
橫被殘楚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

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
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
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
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請
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
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與
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釋出之以崔抵罪濱
就決矣會郵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
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

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
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
代爲紉理生業子之貲不受緣撞技擊之術頗以關懷
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
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鬬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
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
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迮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落暴
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
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

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
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
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
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於公堂謂崔三年
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忽相爭官不直之
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嬸婦並殺
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期亡命無跡王家疑
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設蓋恐殺人之累己也
關行開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

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燃繩散挂諸荆棘即返匆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

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噭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伺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悍

牲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
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
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
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
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
銃又詐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
使二人匿火而伏嘯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埋
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遥聞馬
蹄暗覩之賊果大至纔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隨樹木
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
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隊地兩岸銃矢夾攻勢
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
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
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
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
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
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
盡剿剿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

得士團三百餘人各處逋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悅慨蓋鮮儷
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逋者與李申
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槿飛入鷇禽獸於深閨斷路夾
攻蕩公麾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烏在不
南面而王哉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
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飛盦安期

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
自白如以爲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
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
儀容修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
之但言前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
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
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溫煦山花徧
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觀客入漠若罔知
惟中坐者起迓客相爲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

石壁上有鐵錐鉞投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瓊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長寒不飲叟顧僮顯示之僮取瓊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籍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知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亟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款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之玉液一瓊可延百齡劉將歸主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大盡數白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澎湃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禎間歲大祲孑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護葬處益憊因倚壚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雅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論桂技湯以陶器供客復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

洪都李姓者陽城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
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
義女慰娘顏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
喜拜曰大馬齒二十有二尚少長配惠以眷好固佳但
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
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
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
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賢言之也
叟笑曰君欲老夫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

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
耳何見疑即提脅送生拱手圖屏而去生忽似夢覺則
身臥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
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
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
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
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
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季
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貿死於沂某因藏諸叢葬處既

歸葬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葬近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懊發他塚生遂以所見處示之叔向命昇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血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懊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二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昇歸逆旅急發傍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裹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線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鋌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墳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媚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為屬舟詣廣

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嫗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墓爲鬼所陵哀翁時聞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爲擇一快壻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遂即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即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墓置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輩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大馮亦例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踉蹌者誰也伸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

之客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譚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
韓師善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挽早登堂一
坐待
[illegible]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與談慰娘以馮故潛自
屏後察覘容貌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湖
曰吾兒何來衆始知韓師善候也仲道離於街頭屢遇
之初未嘗其名字至是出喜爲連前因設酒相慶因語
信宿自道行踪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鰥無所依
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
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
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
矣慰娘得所即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
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
陽但歸赴葴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
念媪爲己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婦殷氏一子名富善
博貧無立錐一日以賭局爲爭詈毆殺人命亡歸平陽
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聞之門下研詰之
道其所殺姓名蓋即馮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

知馮卽殺母之讎益喜遂傭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
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
抱中妻杜氏間訃卽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
成立後簪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耜至洞庭
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
不就諸院司强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
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
半里許見壙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則三
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
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
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
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
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
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
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
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

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華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酒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荅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斯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倡曰三加么十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年少擲得雙二盧四曰不讀書人但俚與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李容二鴛鴦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盧始起曰敢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顧少暫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吾同族吾良耜曰是先

名也而以相識日少時相善後日惟鉄見之因收其骨
葬江邊且長揖出湧下拜求指葬所盧曰明日來此當
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
是也長揖灑淚與衆拱別至舟終視不寢頃念盧情詞
似皆有因不能待日昧爽而往則合宇全空益駭因遵
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下數之適符其數恍然
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
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
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

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
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
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王桂菴

王稺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臨舟有榜
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
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斂解其爲己者畧舉
首以斜瞬之俛肖繡鞋故使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
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者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

拾歸已又以金鋼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鉤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遄去王心情褰幬凝坐凝思時王方緊而変其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倒姓乃返舟急追之日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拿家寢食皆繫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曩舟殊渺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思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爲籬意是亭園遄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櫥架當門賢書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閫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啾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卸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彼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江都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憤入小村道逢景色髣髴平生

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逕入種種
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
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屏自障
叱問何處男子王遂巡簷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開
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
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官裔中饋必
有佳人焉用妾為王喜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
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
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
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
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遥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
字江蘸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蘸翁逕入設坐籬
下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
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問
所諾不敢為誰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
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愛榜人女
為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
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

太僕疑曰江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悞乎乃遣
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客虞岸實婚者曩公子以金自
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
錯諺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鬥戶輒便拘卻不得不與商
摧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
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牧納采於孟假館太僕
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
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荅云
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

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初聞
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
見金釧君先無地矣妾憐才心切荅王笑曰卿固黠甚
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
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
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
時遽起奔出王躡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
驚闢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
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

又恐翁來覓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壻官河南遂命駕
往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
嫗弄兒廈間兒睹王入即求援抱王怪之又視見秀婉
可愛覺當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
堂趣裝見兒泣曰阿爹去矣嫗趕之呵之不止嫗抱而去
王坐待治行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
畏聞芸娘罵曰負心郎遣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為
己子酸楚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
白芸娘始反怒為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

子攜嫗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
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嫗視之是好女
子甚喜以為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為擇壻女不可
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
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嫗遂為舅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
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詞恍惚心頗
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

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蒼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許方諱以中表爲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嫗媪子氏微示之嫗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嫗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侯王孫嫗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嫗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入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嫗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嫗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嫗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

起急出令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
襖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荅曰妾
五可也若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
生平未見顏色故耳申出一閨秀令知罪矣遂與要誓
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
容笑貌宛在日中陰念五可果如所要何必求所難遘
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
不得眞託鄰媼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
五可媼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媚之態傾絕一
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荅曰非病也
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媼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
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
矣媼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眞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
娘者恐又憮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
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媼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
方微笑媼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
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
瘳秘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

不孕方欲覓之媪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何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盥委曲可盡睹千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媪先在焉即令豬馬村樹道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千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媪故指揮雲橫以遮纖步千孫竟覩嘉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顏不能自持未幾媪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悒悒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王孫無

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媪忽至驚曰何億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媪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趣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媪命函啟遣仆約次日候於張所桂巷恐以唐突見拒媪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宇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巷從之次日二僕往亟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御戰閨秀頗不

懌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悅稔者病日就支離父母
詰之不敢言嬸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
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嬌女
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
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者為媵女俛首不言若
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
預問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痊竊探王
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先婚僞欲歸寧珠且使人求
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即以所備親迎輿

馬先迎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
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此令吹搊一時
入聲沸聒王孫舁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
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媼扶女
逕坐青廬始知其闇劣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濱
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杜蕃遣僕以情告張張怒
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雉采不如仍使
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杜卷終不敢從相對籌
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

送五可至內另設書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美長楠姊有難色母比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御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御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暑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屢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覩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眩眩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尚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雄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

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荅云我特來爲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爲女自媒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名醫可除縱有良方且吾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癖塊隱隱作解坼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所告姓氏以便尸祝荅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風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藍縷恐褻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莊無廡僅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倘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

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諸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檐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詣者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罪趙備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兎躍入女起曰眷藥翁來見召矣謂兎曰請先行兎趨出遙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白板五羣入其室灰壁敗竈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可問竟終杳已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丞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櫛出迎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拜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丞既有是志太守不宜住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効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

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眞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許其
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
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
缺也君詩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貲即起
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
睡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都中是物爲空
堆積庭中維勞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
至某出貲交兌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
拜貴官署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愼等語乃取憑文喚
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
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
美妾區畫方已眞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
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
周人小徑大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
車亦伏遥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
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
官從者答眞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
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

使隨馬踪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扎授某傳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縛鎖去遂有二人提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瘞瓛然若先者已七日矣至是始瘥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妥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為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斂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作年始起每自曰官貴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界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陸乎市儈固不足齒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踪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

髀受主知再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値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衊訶卻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巨鎮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价召之使來令聞呼騶疑及詰官閥始知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匍匐帶前伏而前先生問汝即某縣縣尹耶荅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廉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即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生即令取憑審驗已月此亦細事代者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爲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滋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葢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紉針

虞小恩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寧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官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冤中保貲富室黃氏金

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橐盡失幸不死至家黃責償
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綉針美
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
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謦欬之胄彼以執鞭
發跡何敢遂媵吾女且綉針冏有壻耳汝烏得擅作主
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
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
以是故綉針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
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妾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
任京秩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
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
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
入其家欵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
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貲然三十
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別
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永滿其數又使人
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
金至合裹前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

見一人背上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
睡者潛近箱意將發屍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
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肚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
僮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
泣亡何婢睡去夏引滯自經於櫺婢覺天已大曙始呼
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弄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
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納
針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
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
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
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問夫人自縊日夜不絕
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
夫言卽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
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
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
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
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贓則止
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責婦償補責還虞夏

益喜拿金悉仍付范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擴復破女亦甦不歸其家往抵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紉針耳夏駭爲兒呼鄰媼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晛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焉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爰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

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懽女紡績紉勤勞孱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而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紉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門名者跡錯於門夫妻爲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卻

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貲賄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托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潤習洽因白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聘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怫然曰債主吾儕也以我事讎仇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傅姓即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嚮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婚來千里患無貲實傅慨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眞乃共喜是日當覆審傅投刺謁邑宰其案始消消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閩中還蓋傅又捷南宮

矣復入都覲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哉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兄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稚素封皆傅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癉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鼓也轟轟屢擊皆爲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

桓侯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蓁蓁可愛初放黃花艷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

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驚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提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閭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幛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也拱手向客曰今日

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
提筯行之彭覺提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
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
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廚客一筵
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荅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
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桓侯曰蔵蔵明擾親賓聊設薄
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
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會乘已有仙
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
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
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
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馬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
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
懷吝嗇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
萬即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
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貫吝自給之又告
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旅舍謝別而出
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鸞同行二三里越嶺即

賭村舍衆客陪彭亦劉所始逃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祉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兌墓即彭也衆逃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僕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遂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葉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貺而後信武安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昏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遂上下其爭先苦一力挽使

前一力卻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嚢雙
齒並墮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
臂折脇同一笑也

勞蝶

陽曰昔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
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
狂顛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合宇連亘
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
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

樹心愛悅之遂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
年十四五飄灑艷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歌一少
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
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
聲既入合則一少婦危坐朱紗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
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即卿家眷
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婿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
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
旬得疾沉痾一步履須人耳婿實不知始係何房望祈

明告以便歸遠小婦曰道遙遙調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兒寒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嶠姓晏氏名神仙島離瓊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邀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顏以爲怪晏曰此處是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肉山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

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倣之陽習全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月注心凝對燭自晨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舟回猶未去耶婢笑曰

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槃耳審視之秋水澄澄意態嫻
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
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仰抱
間聞旻喚粉蝶婢作色曰始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
但聞旻曰我固謂婢子摩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
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動不可給使不如為吾
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石童子來侍盥
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遂餓旻與十娘並出
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為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
已得什九肆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旻教以天女謫
降之曲指法拘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旻曰梗概已盡
此後但須熟耳姻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
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雖家三千
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
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還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
曰歸醫祖母不惟御痴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
陽頁戴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綿作帆為之繫繫陽慮
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凄然方欲

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罄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嗒恐遽盡但嗌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書燭驟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命僮出藥投之沈疴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汍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參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其信十娘言以候紛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已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壻遂決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紛蝶也驚問曩事女泣乎不知蓋彼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為之設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錦瑟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風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産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肆奴其夫自享饍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穗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脚熟就啖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期即授索爲自經之具生忿投羹椀敗婦顏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

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嶙峋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視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藥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乃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冬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啟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

先所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淨不沉溺沒良
久熱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
遙見廈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獰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
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
退曰求先郎來即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
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啟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
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巳家
也反奔而出過婦所後老媪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叟
入婦帕裹傷處下牀笑迓曰夫婦年餘卻顧不識叫

我知罪矣君受虛詐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於牀
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
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室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
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遥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
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先不謀與卿復
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須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
爲樂婢曰樂先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在也吾家無他務
惟洵河畋除飼犬負戶作不如程則剔耳劓鼻敲刖蹬
趾君能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何也適言

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員溲之耳請一遍視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熏人園中鬼見燈皆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問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茭入言之倘狗之後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即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鳥能倒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樑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早夕所需幸相問婢去庭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盛卻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資賚皆取春燕

婢顏風格既熟以翁日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
差跌但偽作驗鈍積一年餘賞給倍常廬而生謹抑
如故一夜方就閨內第喊噪急起提刀出見炬火光天
入寇之則皋落克庭廝僕驚竄皆入寇之則皋落克庭廝僕驚竄
塗面求脫雜盜中呼曰勿驚降銀千但當分指財物勿
使遺漏時翁令皋落方搜錦蓋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
入第後獨覓之遍一伏嫗始知女與客盡皆越牆矣生
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隅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
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

谷釋肩令坐歎一虎來生大駭欲逸當之虎已銜女生
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
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遁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
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
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
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
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
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
坐三讓而後閒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

君體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但無媒妁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荷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顧居地下收養兒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殊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兒至將籍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商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婢嫗驚

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簷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惡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謂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者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屨登牀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觀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爲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產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制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返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齒籍者
絡繹歲暮僧役各歸其家鄧獨襲廟中黎旦有少婦叩
門而入艷絕全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旦又如之至夜
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
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遶望見燈光知
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
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侯其拜畢曳坐求
懽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定緣尚作妾想鄧固求不
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
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
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
房氏小名文淑孤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
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具謀果遂約歲前即
携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
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
齋所相得甚懽積六七年居然琴瑟前無追逋逃者女
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竟生女曰僞配
終難作眞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

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我不能務居積爲人作乳媪啞啞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好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貧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婁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兒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婁更以三年爲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綳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婁內之至房中視之巳十餘歲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爲姊後如何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浴生兒時慮無乳飲藥牛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由一裹置窗間要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要不得已餉其

業移時浦流遂哺兒積年餘皇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
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
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
之罪後敘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
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
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爲負顏作痴女
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無豢養之資內多
方措十餘金乃由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
堅卻不受女置牀上由門遁去抱子由追其去已遠呼
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櫝子母家以饒足又
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暗問誰氏子妻
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竟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
眞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
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U42276